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鶚著

護花主人

〔清〕大某山民

太平閒人

評

紅樓夢

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红楼梦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 鶚 著

護花主人

〔清〕大某山民

太平閒人

評

紅樓夢

（三家評本）下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紅樓夢

(三家評本)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〔清〕護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閒人 評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真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65.625 插頁 11 字數 1,349,000

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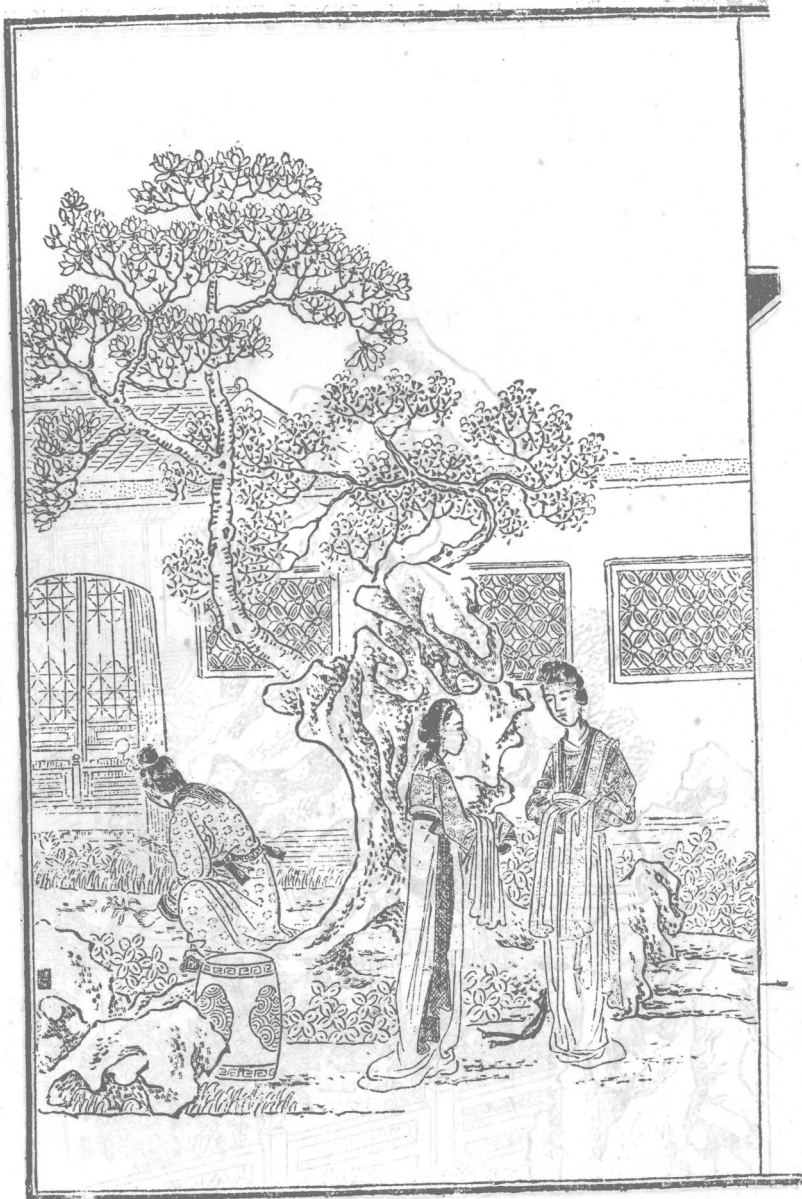
印數：20,001—30,000

(精裝全二冊)

ISBN 7-5325-0351-8

I·170 定價：24.60 元





第六十二回

愁湘雲醉眠芍藥裯

猷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「大事化爲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，所謂造化。方是興旺之家。若是一點子小事，便揚鈴打鼓亂掀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正訓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，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，再不必提此事。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」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，忙上前磕頭。林家的就帶回園中，回了李執、探春，二人都說：「知道了。寧可無事，很好。」

司棋等人，空興頭了一陣。何必。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，只興頭了半天，可爲驚歎。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家伙米糧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「粳米短了兩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，炭也欠着額數。」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簍炭、一石粳米在外邊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。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。又備幾樣菜蔬，請幾位同事的人，說：「我來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後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」世故人情，無不燭照，寫來絕倒。正亂着，忽有人來說：「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罷。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與他管了。」秦顯家的聽了，轟去了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偃旗息鼓，捲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變賠補虧空。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此一頓飯工夫，正不知氣壞多少人？可以醒矣！

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問出來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告訴說：「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」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

起了疑心，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，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「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，我不希望！你不和寶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應？你既有擔當給了我，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更要這個，也沒趣兒。」雖寫無端，亦情談中所應有，又演自剝。彩雲見如此，急得發咒賭誓，至於哭了。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「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細想去罷！」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「沒造化的種子，這是怎麼說！」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。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「好孩子，他辜負了你的心，我橫豎看得真。我收起來，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。」說着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，一頓捲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沈的沈，漂的漂了。自己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，日無明文，以上文玫瑰，下文芍藥揆之，則爲《乾》卦四月純陽之月也，是乃追原先天之心。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琴爲太初之音，其用爲祭，即落後天能禁此心，則能反兩王之《坤》，爲兩三之《乾》也，故與寶玉同生日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像往年熱鬧，往年乃「魔覺法」以後，「泣殘紅」以前，何嘗熱鬧。只有張道士首提大道。送了四樣禮，換的記名符兒；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、姑子，無非陰陽性命演義。送了供尖兒，並壽星、紙馬、疏頭，並本宮星官、值年太歲、週歲換的鎖兒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日來上壽。王子騰那邊，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麪。束其外實其內，正一心奔騰之戒。薛姨媽處減一半。「減半」二字奇，衣服一套不可減半，鞋襪一雙不可減半，或者只有衣服鞋襪爲減半耶？請試猜之。其餘家中，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，罪自外至，故禁其行。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合荷包，必無所逃。裏面裝一個金壽星，定圭以玉配金。一件波斯國的玩器。猶言夷器。夷，傷也。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備述。姊

妹們皆隨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，一扇，一善也，爲《大學》之明德；一字爲《春秋》之褒貶；一畫爲《大易》之奇偶；一詩爲《國風》之正變。吾故曰是書演《大學》，以《周易》明消長，以《國風》正貞淫，以《春秋》示予奪。奈何？看官都把作閑文略過。聊爲應景而已。

這日，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冠帶起來，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個人，李貴正對張道。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。寶玉炷了香，行了禮，奠茶焚紙後，便至寧府內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禮，出至月臺上，又朝上遙拜過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過禮，三提行禮，正爲《詩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之配，其所出曰：致，其同生日琴，則《書》與《樂》在其中矣。合之《六經》《四書》，無不具備，乃是鄭重演寶玉，乃是鄭重演石頭，看官信否？坐了一回，方回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再三拉着，此處無行禮明文，正壞心之所。然後又見過薛蝌，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方入大觀，此書又從頭起。晴雯、麝月二人一叙，一黛，是書主腦。跟隨，小丫頭夾着氈子，從李氏起，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；復出一門，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。雖衆人要行禮，也不曾受。不行禮不受禮，乃入大觀之寶玉，而非揚都好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第一人。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，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，故此皆不磕頭。廢禮自王，大書特書。

一時賈環、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亦未行禮，無兄無父，總由王命。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走乏了。」便歪在床上。入夢微言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頭咕咕呱呱，一羣丫頭笑了進來，但一歪便見羣陰悉進，而一時情事，恍如見聞。原來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縷、入畫、邢岫煙的丫頭篆兒，並奶子抱着巧姐兒，彩鸞、繡鸞八九個人，是人都有妙義，不是雜湊，批不勝批，八九七十二，乃地數也。都抱着紅氈子，笑着進來，說：「拜壽的擠破門了，快拿麪來我們吃！」剛進來時，探春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也都來了。此五人一總，悉有妙義，看官當

自知之。寶玉忙迎出來，笑說：「不敢起動，快預備好茶。」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，大家歸座。襲人等捧過茶來，纔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。此回此段要緊人物，故單提特舉。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「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，回進去，說不能見我，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回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裏禁當得起？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也禁當不起。」襲人是在外間安了坐，讓他坐，平兒便拜下去，都不行禮，獨他行禮，無剝不復，其機在此，否則王夫人不令行禮之命豈獨未之聞，而獨不遵耶！故讀書貴得閒。寶玉作揖不迭；平兒便跪下去，寶玉也忙還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；又拜了一拜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「你再作揖。」寶玉道：「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」此書至此，實已完又作。襲人笑道：「這是他來給你拜壽，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」用襲人出平兒生日，恰有關會。寶玉喜得忙作揖，笑道：「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。」平兒趕着也還了禮。湘雲拉寶琴、岫煙說：「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纔是。」岫煙生日用湘雲說出，煙雲一體也。而四人同一生日，大有深文，在「一天」二字。琴所以正人心，而彈琴必焚香，此岫煙爲琴之配也。於是化其跛而使之平，去其偏而扶之正，而後分陰悉盡，以復清虛自在之天，此平、寶之合爲一天也，是乃一部《紅樓》真實作用，而敘事穿插，直逼龍門矣。探春忙問：「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麼就忘了。」岫煙生日，湘雲記之，而探春忘之，此皮裏陽秋也。本回寫探春，都是此筆。忙命丫頭：「去告訴二奶奶，趕着補了一分禮，與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裏去。」丫頭答應着去了。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

探春笑道：「倒有些意思。此書之讀。一年十二個月，月月有幾個生日。人多了，便這等巧。」巧字乃書中要義。也有三個一日的，兩個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過，大姐姐占了去，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

別人就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。中幅開場，始於「興利」，則探春便是冷子興，此段便是「演說榮國府」，故必從大年初一追原太祖生日。過了燈節，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。賈母生日，七十一回明說八月初三，詳在本評。今必說在正月者，正以此書又開端也，而必與寶釵同時者，同爲罪魁禍首也，故曰遇的巧。二月初一是太太的，三月初一仍一王字。初九是璉二哥哥，璉乃壞榮之陰小，今以三連之「乾」，而於初九一爻變生一陰，則爲「巽」爲風，是西風之配。○「桃花社」回說探春生日在三月初三，此處不言，俟後評。二月沒人。」文筆一曲，而黛以死，襲以嫁，同爲沒人也。襲人道：「二月十二日林姑娘，二三重陰，十歸土數，乃正花朝，林固花釵中主人也。怎麼沒人？死得乾淨，雖沒人，實有人。只不是借家的人。」終於客死，襲人三言，全傳了矣！其實寶釵又何嘗是借家人。探春笑道：「你看我這個記性兒。」不記岫煙生日，猶可言也，不記黛玉生日，探豈憤憤若此？是乃微詞。寶玉笑指襲人道：「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初試雲雨第一人，亦花釵之主，固與黛玉異出同源。他所以記得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，不應是而是，日倒是。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。平兒的生日，我們也不知道，這也是纔知道的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？不入《紅樓夢曲》，故無牌名。生日也沒拜壽的福，又沒受禮的職分，可吵嚷什麼，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？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禮去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也不敢驚動。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，我心裏纔過得去。」後半部書從此日生，故探春云然，而其勢利附鳳，自在言外。寶玉、湘雲等一齊都說：「很是。」探春便吩咐了丫頭：「去告訴他奶奶說：我們大家說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，「一天」二字再點。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！」找「攬」上壽，彼爲「剝」之基，此爲「復」之兆。丫頭笑着去了，半日回來說：「二奶奶說了，多謝姑娘們給他臉。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？只別忘了二奶奶，就不來絮聒他了。」語面是戲，語意覺慘，平兒扶正到矣。衆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說道：「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，一應下麪弄菜，都是外頭收拾，偕們就湊了

錢，叫柳家的來領了去，只在僧們裏頭收拾倒好。」衆人都說：「很好。」

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、寶釵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，「爲此春酒」，正須柳氏吩咐他內廚房中，快收拾兩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說：「外廚房都預備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原來不知道，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，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，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，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。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，預備了來，開了帳，我那裏領錢。」柳家的笑道：「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，我們竟不知道。」說着，便向平兒磕頭，慌得平兒拉起他來。柳主春生，平能受之，而「行權」之報已在言外。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。

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麪，等到李紈、寶釵一齊來全，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。却無迎春，看探春是何心地。因天氣和暖，黛玉之疾漸愈，書又開頭，故寫黛玉。故也來了，花團錦簇，擠了一廳的人。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寶玉，文無脫漏，巾扇香帛都有寓意。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麪。兩家皆辦了壽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領。至午間，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。一榮一雪，冷熱倚伏。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，把盞畢，寶釵因吩咐薛蝌：「家裏的酒，也不用送過那邊去，這虛套竟收了。你只請夥計們吃罷。我們和寶兄弟進去，和得奇。還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」薛蝌忙說：「姐姐，兄弟只管請，獨不說妹妹。」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。」寶玉忙又告過罪，方同他姊妹回來。

一進角門，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，把鑰匙要了，自己拿着。寶玉忙說：「這一道門何必關？又沒多的人走，況且姨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裏頭，倘或要家去取什麼，豈不費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小心沒過逾的。你們那邊，這幾日七事八事，七八十五，又是將筭之年，七事八事，不過此事，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，可知是這門

關得有功效了。若是開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走近路，從這裏走，攔誰的是？不如鎖了，連媽媽和我也禁着些，大家別走。總有了事，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，乃因人而及物，若不是裏頭有人，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。殊不知還有幾件，比這兩件大的呢。若以後叨登不出來，是大家的造化，若叨登出來了，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。一篇話說得蹊蹊暗暗，見一切壞事有平，風所不知，而釵獨知之者，則其爲好盜之主，尙復何疑！是乃重新演一「姤」卦也。大觀園爲「易卦圖」，四月生日爲純「乾」，關斷通雪通冷之門，則一陽下斷，非「姤」而何？書開首演「寶玉初試」演此也，中幅演「鳳姐潑醋」演此也，而無非演寶釵，今用寶釵自演之，正是作者另立爐竈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訴你。平兒是個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訴了他，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犯出來，大家落得丟開手；若犯出來，他心裏已有了稿兒，自有頭緒，就冤枉不着平人了。你只聽我說，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。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。」不可告第二人，而寶琴固同在此，豈不聞之？「初試」回之「老老」，「潑醋」回之「鴛鴦」，都在個裏。

說着，來到沁芳亭邊，仍從心起。只見襲人、香菱、侍書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十來個人，都在那裏看魚頑呢，此處章法，當接黛玉或晴雯或湘雲，今必首提襲人者，正抉上段話，爲演「初試」也，餘人妙義皆自得之。觀魚者，魚水之諧，究歸金也。見他們來了，都說：「芍藥欄裏藥窩共養，欄窩範圍，是風月寶鑑之用。預備下了，快去上席罷。」寶釵等隨攜了他們，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，紅香圃即是大觀園。三間小（敞）（廠）廳內，連尤氏已請過來了，榮寧合一。諸人都在那裏，只沒平兒。

原來平兒出去，有賴、林諸家送了禮來，連三接四，上中下三等家人，拜壽送禮的不少。平兒忙着

打發賞錢道謝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，不過留下幾樣，也有不受的，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麪，方換了衣裳，往園裏來。剛進了園，就有幾個丫鬢來找他，一同到了紅香圃中。只見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，衆人都笑說：「壽星全了。」上面四座，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。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媽說：「我老天拔地，不合你們的羣兒，我倒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廳上，隨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麼去，又不大吃酒，這裏讓他們倒便宜。」尤氏等執意不從。寶釵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此些，有愛吃的，送些過去，倒自在。且前頭沒人，在那裏又可照看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既這樣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決去一陰，正探爲主，而安置恰好。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，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，並靠背引枕之類，又囑咐：「好生給姨太太搥腿，要茶要水，別推三拉四的。回來送了東西來，姨太太吃了，賞你們吃，只別離了這裏。」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。探春等方回來，終久讓寶琴、岫煙二人在上，共爲一天。平兒面西坐，寶玉面東坐。探春又接了鴛鴦來，一探不平，生出「卦無數鴛鴦文字，是書主人。」二人並肩對面相陪。西邊一桌，寶釵、黛玉、湘雲、迎春、迎春到此方見，却無往請明文。惜春依序，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釧兒二人打橫。三桌上尤氏、李紈，又拉了襲人、彩雲陪坐。四桌上，便是紫鵲、鶯兒、晴雯、小螺、司棋等人圍坐。並有司棋，不脫本大段。四桌坐得不倫不類，而皆有意義可尋。

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，寶琴等四人都說：「這一鬧，一日也坐不成了！」方纔罷了。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，衆人都說：「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，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。」必找「破舊套」。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，命人送與薛姨媽去。寶玉便說：「雅坐無趣，須要行令纔好。」必找「三宣令」。衆人中有說行這個令好，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。黛玉道：「必用書主。」依我說，拿了筆硯，將各色令都寫了，

拈成鬪兒，「鬪」字絕妙，書中人無非此字。僭們抓出那個來，就是那個。」衆人都道：「妙極。」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。香菱近日學了詩，又天天學寫字，見了筆硯，便巴不得連忙起來，說：「我寫。」必用他寫，是乃寶鑑。衆人想了一回，共得十來個，「十二」字縱橫如意。念着，香菱一一寫了，搓成鬪兒，擲在一個瓶中。探春便命平兒拈，後半生發，必用此人。平兒向內攪了一攪，用筋夾了一個出來，打開一看，上寫「射覆」二字。書中情事，無非射覆。寶釵笑道：「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。射覆從古有的，如今失了傳，這是後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難。射覆本於《易》道，乃書之祖，故曰令祖宗。《石頭記》祖《易》道而成書，正是後纂，而其難特甚，作者自道甘苦。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，一半，反面也。一半不會，欺世人只解看正面也。不如毀了，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。」便是代儒之言。探春笑道：「既拈了出來，如何再毀？閑人前評會云：既鑄不能毀。如今再拈一個，若是雅俗共賞的，便叫他們行去，僭們行這一個。」說着，又叫襲人拈了一個，追前起後，必用此人。却是「拇戰」。對五伸縮，仍是《易》數，仍是射覆而戰爭形焉，便是「滴翠亭」案。史湘雲笑着說：「這個簡斷爽快，如此簡爽，其如人不猜何。合了我的脾氣。我不行這個射覆，沒的垂頭喪氣悶人，我只猜拳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惟有他亂令，寶姐姐快罰他一鍾。」寶釵不容分說，便灌了湘雲一杯。

探春道：「我喝一杯，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聽我分派。取了令骰令盆來，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，對了點的，二人射覆。」寶釵一擲是個「三」，必是三，是乾。岫煙、寶玉等皆擲的不對，直到香菱方擲了一個「三」。菱乃甄出，真也，惟一真乃合琴，故亦得三，以成純乾。寶釵笑道：「只好室內生春，所謂仙鄉不離房。若說到外頭去，可太沒頭緒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自然。三次不中者罰一杯，你覆他射。」寶釵想了一想，說了個「老」字。乃劉老老，與寶釵是一非二，爲四月純陽，陽已老矣，指定此篇，重演「姤」卦。香菱原生於這令，一時想不到，滿室

滿席，都不見有與「老」字相連的成話。湘雲先聽了，便也亂看，忽見門斗上貼着「紅香圃」三個字，便知寶琴覆的是「吾不如老圃」的「圃」字，是莊家人。見香菱射不着，衆人一鼓又催，便悄悄的拉香菱，教他說「藥」字。即到香夢沈酣，乃是令人求藥。黛玉偏看見了，說：「快罰他，又在那裏傳遞呢！」傳遞直追，遲才藥回，故必用他說。鬧得衆人都知道了，忙又罰了一杯。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。於是罰了香菱一杯。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，不對之對，正找「除宿弊」「全大體」，兩人同事爲一對。探春便覆了一「人」字，此「人」字對天字、道字說，便是襲人之人，襲天心、道心者。寶釵笑道：「這個「人」字泛得很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添一個字，兩射一覆，也不汙了。」說着，便又說了一個「窗」字。窗取其明，便是「秋爽齋」義。寶釵一想，因見席上有雞，便知他是用「雞窗」、「雞人」二典了，因覆了一個「埭」字。探春知他射着，用了「雞栖於埭」的典，得所栖止。二人一笑，此一笑有微旨。各飲一口門杯。

湘雲等不得，早和寶玉三五亂叫，猜起拳來。三五皆奇數，是黛影；合之得八，則偶數，是釵影；乃合寶玉，一人三影。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，也七八亂叫，猜起拳來。平兒、襲人也作了一對。叮叮噹噹，只聽得腕上鐲子響。一時湘雲贏了寶玉，襲人贏了平兒，筆有餘閑，聲情畢現。二人限酒底酒面。湘雲便說：「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舊詩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皆書中所取給。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，共總成一句話。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。」凡書中一果一菜，無不關合人事，酒底正是書底，觀此則知閑人所評，如後：雞皮湯、蓮菜羹等，絕非穿傳。衆人聽了，都說：「惟有他的令，比人嘮叨，倒也有些意思。」自道其書。便催寶玉快說。寶玉笑道：「誰說過這個，也等想一想兒。」黛玉便道：「你多喝一鍾，我替你都說說。」是爲一心一口。寶玉真個喝了酒，聽黛玉說道：

落霞與孤鶩齊飛，風急江天過雁哀，却是一枝折脚雁，叫得人九迴腸。這是鴻雁來賓。都是寶釵究竟，絕無黛玉身事，見演一《姤》卦，不惟本回全是寶釵，而自「神遊太虛」至「出閣成禮」，無非寶釵也。

說得大家笑了。衆人說：「這一串子，倒有些意思。」又是書讀。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瓢，說酒底道：

榛子非關隔院砧，何來萬戶搗衣聲？征夫不返，又是寶釵。

令完，鴛鴦襲人等，皆說的是一句俗語，都帶一個壽字，俗語常言也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壽世、壽人，都在其中。不須多贅。

大家輪流亂了一陣。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，李紈和岫煙對了點子。李紈便覆了一個「瓢」字，瓢乃一半葫蘆，葫蘆案「方演至半也。又半邊人正與本身關合，妙極，妙極。岫煙便射了一個「綠」字，篆煙本色，是木是榮，二人會意，乃酒字也，酒文水酉，酉爲金，金殺木，書中處處總演殺黨。水生木，書中處處又總演救黨，正扶抑陰，祕而不宣之的旨也，故不明言。而岫煙之爲古文，李紈之爲眞理在是矣。○元春特去「怡紅快綠」之「綠」，兩人共以「綠」字回氣數之天。各飲了一口。湘雲的拳却輸了，請酒面酒底。寶琴笑道：「請君入甕。」本回上半，便是入甕。大家笑起來，說：「這個典用得當。」湘雲便說道：

奔騰澎湃，江間波浪兼天湧，須要鐵索攬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風，不宜出行。亦是說釵，而寓懲戒之意。狀其心跡奔騰，徒泣孤舟嫠婦，風之爲風，其撮合爲禍敗，不可冒險而行也。

說的人都笑了，說：「好個調斷了腸子的！便是湖州人氏，而人但知爲笑，而不知爲斷腸也。怪道他出這個令，故意惹人笑。」又催他：「快說酒底兒。」湘雲吃了酒，夾了一塊鴨肉，呷口酒，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，遂夾了出來吃腦子。便是寶玉所說藥方之象。衆人催他：「別只顧吃，你到底快說了。」湘雲便用筍子舉着說道：